

李德林 / 著



# 阴

一个触目惊心的股市圈钱骗局

# 戏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李德林 / 著

1247.5

1228

2007

# 阴 套

一个触目惊心的股市圈钱骗局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阴谋/李德林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7-80170-516-7

I. 阴… II. 李… III. 股票—资本市场—诈骗—案例—  
分析—中国 IV. F832.51 D924.3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0182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乔 平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装帧设计 古 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2 66572154 66572155  
市 场 部 (010)66572157 66572281 66111785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20×1060 毫米 1/16  
印 张 23.25 印张 2 插页 494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010)66572159

这个故事取材于中国股市的一段真实历史，记忆的碎片在昨日的尘埃中渐渐被人遗忘，但愿伤痛不再继续……

# 目录

1. 请君入瓮 /1
2. 三请大师 /13
3. 大师出手 /24
4. 股权布局 /31
5. 岛城迷情 /40
6. 北京融资 /50
7. 人命关天 /61
8. 上市密谋 /70
9. 幕后较量 /80
10. 质检迷雾 /97
11. 春情萌动 /104
12. 小试牛刀 /116
13. 另类诡计 /127
14. 再上湖岛 /138
15. 出尔反尔 /149
16. 神秘丑闻 /161
17. 控制岛泉 /171
18. 蹊跷税检 /180
19. 湖岛试刀 /190
20. 身在江湖 /213
21. 功臣堕落 /224
22. 疯狂洗钱 /236
23. 庄家惊魂 /247
24. 迷情阴谋 /257

- 25. 情商博弈 /266
- 26. 师生反目 /277
- 27. 山雨欲来 /286
- 28. 黑云压城 /295
- 29. 湖岛惊变 /303
- 30. 通缉傀儡 /313
- 31. 洗钱黑幕 /322
- 32. 鹏城对决 /331
- 33. 京城横祸 /341
- 34. 出击黑洞 /351
- 35. 湖岛枪声 /360

# 1. 请君入瓮

黑色巨幕笼罩着渤海湾，狂风怒号，掀起阵阵巨浪，一浪追赶一浪的波涛，像猛兽一样疯狂地涌向孤岛，仿佛要将孤岛吞噬。

孤岛有上千年的历史，一直悬浮在渤海湾上。滨海市建市十年后，孤岛由湖岛镇升级为湖岛县。

湖岛县的老百姓早已对这让人胆战心惊的狂风巨浪漠然，很多人已经进入梦乡，呓语绵绵，偶尔有几声狗叫，向远在五十里外繁华的滨海市证明，这个孤岛还有生命存在。

湖岛大世界晦涩的灯光越来越朦胧，嘈杂的音乐停了，发泄的人散了，渐渐地，湖岛大世界变得安静起来，静得出奇，窗外风浪的宣泄声声入耳。

湖岛大世界二楼的包房中灯光混浊，刺鼻的劣质香水味充斥着狭窄的房间，眩晕中，天花板像天塌下来一样不断下坠，一张妖艳的笑脸扑了上来，王刚下意识地想躲开，却因酒精的作用无法动弹。

一名只穿着比基尼泳装的小姐不停地挑逗他，王刚的血压在上升，呼吸在加重，他下意识地把自己脱得精光，一边拽掉小姐的比基尼裤衩，一边重重地将小姐压到身下。

“起来，起来。”王刚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动作，两束电光射进幽暗的房间，王刚条件反射般一回头，两个戴着大盖帽的警察后面还跟着一帮人。王刚慌里慌张一把将小姐推开，房间的灯光打开了，一个胖警察一把将地上的衬衣扔给王刚：“起来，跟我们走一趟。”

王刚还没有来得及穿衣服一阵闪光灯闪过，王刚脑子里“轰”的一声，完蛋了，来湖岛县第一天就这样，一旦记者将照片登到报上，玉芬还不跟自己离婚？更要命的是北京的一个与国企合作投资五千万的项目，前期投入已经完毕，可是审批文件一直卡在监管部门，到现在都还有人举报自己行贿国企老总，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自己在这里的丑闻一旦曝光，北京项目前期投资的两千万就要打水漂。

王刚的后背凉飕飕的，一股冷汗顺着背心往下流。

胖警察指挥旁边的眼镜警察：“现在严打期间还这么猖狂，把他们先铐上再说，统统带回去审问。”眼镜警察从屁股后面摸出锃亮的手铐，咔嚓咔嚓，又是一阵刺眼的闪光灯，王刚脸上的肉瘤不停地颤抖，埋着头跟在眼镜警察后面。

人群中有人开始给县长宋如月打电话。“王局长，人不能带走。”一个漂亮

的女人突然从人群中钻了出来，“这是县长请来的客人。”胖警察瞟了她一眼：“县长也得按法律办事。”

“王局长，县长当然得按照法律办事。”一个三十多岁的漂亮女人边说边分开了围观的人群。这人正是县长宋如月，胖警察一见，刚才还严肃的脸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宋如月曾是市长刘芳最信任的秘书，来湖岛实际上就是锻炼锻炼，将来可是副市长的人选。这个女人来湖岛一年，天天到处跑招商，现在可是滨海市的红人。

宋如月脸上堆满了笑：“王局长，王总是我们湖岛县请来的贵客，酒店方面一时管理疏忽，给你们添麻烦了。”她转身一把握住还惊魂未定的王刚的手，“王总，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想到宾馆管理这么混乱，怎么女孩子半夜三更乱串客人房间呢？”

这时，宋如月的砖头手机响了起来，她走到走廊尽头，边接边不断地点头，口中不断地说“明白”。很快，宋如月走到胖警察跟前，说：“王局长，湖岛县的招商，将湖岛县打造成上海的浦东可是刘市长提出的。岛泉酒业是将来湖岛县第一样板企业，王总将是岛泉酒业的大股东，希望你们警方能为湖岛经济建设的大局考虑。至于酒店嘛，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责成酒店处理内部管理人员。”

胖警察咬了咬牙，正欲开口，宋如月手一挥：“什么都别说了，王局长，刘芳市长刚才在电话中再三叮嘱我要处理好此事。今天晚上的事情就算我宋某人欠王局长一个天大的人情。”

胖警察给眼镜警察使了个眼色，无奈地摇了摇头：“好吧，既然是宋县长的客人，我们警方为了配合政府的经济建设，服从大局。”胖警察走了两步，突然回头冲宋如月微微一笑：“宋县长，下不为例哟。”

宋如月咯咯一笑：“王局长，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理解。”说完，宋如月突然转身，满脸严肃地对身后两名抱着照相机的记者一通训斥：“希望记者朋友们能从湖岛县经济发展的全局考虑，今晚的事情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样的事情其他地方天天都有发生，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希望你们能给宋某人一个面子，这件事就不要报道了。”

王刚的心都悬到嗓子眼儿了，宋如月果然是个不错的县长，今天晚上要不是她及时赶到，我王刚第一天到湖岛县就身败名裂了。王刚十二分感激地望着宋如月。

宋如月再次与胖警察在一边嘀咕了几句，打发他们下楼去了。王刚上前一把握住宋如月的手：“宋县长，今天晚上非常感谢你及时解围，我王某人定当涌泉相报。”

宋如月拍了拍王刚的手：“王总，你是我们请来的贵客，今天晚上让你受惊了，是我们照顾不周，还希望王总你能原谅。”

王刚张开嘴，宋如月再次拍了拍王刚的手：“王总，什么都别说了，今天晚上你就好好休息。刚才刘芳市长在电话中说了，股权转让合同的事情，等你明天休息好了，我们再慢慢谈也不迟，现在不着急，你休息吧。”

王刚关上房间的灯。

屋子里一片漆黑，王刚超速的心跳缓缓地平静下来。

来湖岛县前一天，妻子玉芬到北京雍和宫找了一名大师算了一卦。大师告诫玉芬，王刚忌水向，做生意一定不要去沿海边。

玉芬说王刚要到湖岛县这个孤悬渤海的小岛，只是不断地问大师：“大师，水向会造成什么后果？”大师故弄玄虚：“天机不可泄漏，到水向，一定要穿红避邪。”

王刚最讨厌穿红色衣服，就是本命年都不穿。从雍和宫出来，玉芬打车到西单，挑选了一条二百六十元的红色内裤，说了将近一个小时，王刚才同意穿上。

“难道那大师真的那么灵验？”望着漆黑的天花板，王刚感到阵阵紧张，好像天花板扑面砸下来，房子越来越小，小得让人窒息，房间里一股说不出的气味，钻进鼻孔，跟刚才那个小姐身上的香水气一样劣质。

王刚翻了翻身，今晚上差点儿就身败名裂了，多亏了宋如月，在湖岛，有市长刘芳和县长宋如月支持自己，肯定不会像那大师说得那样有凶险，今晚上不就逃过一劫吗？

一缕阳光穿透薄薄的纱窗，王刚眨了眨眼，摸了摸枕头边的手表，八点十分。王刚双手在脸上抹了抹，头还是有点痛，正准备穿衣服，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一个笑面如花的女人站在门外。

王刚右手刨了刨乱蓬蓬的头发：“县长，不好意思，有点睡过头了。”宋如月依然满脸微笑：“王总不胜酒力可不行，将来岛泉酒业要做成明星企业，你这个大老板怎么可能不喝酒呢？”

王刚慌忙将宋如月让进房间，宋如月望着有点手忙脚乱的王刚：“王总，你是我们湖岛县请来的客人，有什么困难尽量提。”

王刚给宋如月倒上一杯水，还没开口，宋如月掏出一叠照片：“王总，这是昨天晚上那些小报记者不懂规矩拍的照片，刘芳市长派人连夜把这些照片给追回来了，让我一定亲手交给你，王总放心，你到湖岛，我们一定竭力保护你的权益。”王刚两眼直鼓鼓地盯着不堪入目的照片，王刚的脸刷地一下通红。

“王总，你是我们湖岛县将来的经济栋梁。”宋如月一本正经地盯着脸红的王刚，“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王总就不要想了。我们还是谈谈今天的安排，上午，岛泉酒业的董事长杜子明带王总参观岛泉酒业的厂区，下午我们正式签署股权转让合同。”

王刚心中有些纳闷，刚到湖岛县还没有与岛泉酒业的董事长谈过公司的情况呢，上午参观，下午就签合同？在昨天晚上的接风宴上，王刚只是与杜子明打了一个照面，整个吃饭期间，戴着一副大黑框眼镜的杜子明沉默寡言，很少说话。

听宋如月讲，杜子明是北方大学的教授，曾经为北方某大型企业集团做过幕后军师，其研究的投资心理学已经被教育部正式列为大学经济专业的必修课。宋如月是三顾北方大学，才将有北国股改名师头衔的杜子明请到湖岛县。

“王总，前两天湖岛县一直是狂风暴雨。”宋如月望着窗外碧空，“你一来到这里，我们这里的天气就像在欢迎王总一样，真是难得一见的好。”宋如月往身后拢了拢头发，“王总，下楼吃早饭吧。”

九点半，王刚走进了杜子明的办公室，一阵寒暄过后，杜子明叫上秘书冷霜月：“月月，今天上午王总参观厂区，将岛泉酒业的材料给王总拿过来，让王总先过目，初步了解一下岛泉酒业。”

王刚循声望去，一个年轻的女人，在埋头整理资料，王刚看不清她的脸。听到杜子明的吩咐后，那个埋头做事的女人仍不断地将一些材料进行分类，一点余光都没有投向王刚。

一会儿，她抱过来一堆资料：“杜总，这是你要的资料。”王刚望着这个额头已经有些汗珠的女人，圆圆的大眼睛犹如一汪清泓，一席长发张扬着青春气息。杜子明见王刚疑惑的眼神，立即一阵干笑：“王总，忘了介绍，这是我们公司董事长秘书冷霜月小姐，在湖岛县可是头号美女。”

冷霜月的脸不好意思地红了起来，杜子明已经不止一次在陌生人面前这样介绍她了，凭着女人的敏感，她感觉到老师杜子明喜欢自己不是一天两天了。冷霜月尴尬地朝王刚微微点头。王刚突然想起来了，昨天晚上胖警察抓自己的时候，就是冷霜月给宋如月打电话的，不是冷霜月，自己可能就到看守所喂蚊子去了。

王刚冲着冷霜月微微一笑，顺手翻了翻她抱过来的资料：“杜总，这些资料还是等我们参观完厂区后再看吧，我来湖岛县还没有看到岛泉酒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杜子明从座位上站起来：“王总，老天都这么盛情，相信你不会失望的，你也不会让我们宋县长失望的。”

王刚有点糊涂，怎么杜子明也说起老天的盛情？王刚的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杜子明这是在讥讽自己昨晚上的失态。王刚尴尬地笑了笑：“宋县长，还有我未曾蒙面的刘芳市长这么抬举我，我王某人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造福湖岛县一方百姓。”

杜子明带着王刚穿过湖岛县城中心大街，冷霜月一直跟在身后默默无语。

一路上出奇地安静，王刚除了听到杜子明与冷霜月的脚步声，连杜子明微微的鼻息声都能听得很清楚。王刚绷紧了每一根神经，奇怪，湖岛方圆二十多公里的一个小岛上，没有一栋像样的高楼，倒是有一家不错的酒楼，也就是昨天晚上差点儿让警察带走自己的那栋楼，高高地悬挂着锃亮的招牌，向来湖岛的游人标榜着自己高贵的身份。

杜子明将王刚带到岛泉酒业，偌大的厂房，新买的设备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几个农民打扮的工人在厂区内慢吞吞地走动。

在一组机器旁，王刚发现了许木，就是介绍王刚来湖岛县的京安证券投行部总经理。许木快步走到王刚眼前：“王总，不好意思，一大早我睡不着就来厂房看看。”王刚有点懵了，这家伙昨天晚上不是很快就醉得一塌糊涂吗？王刚不断地用右手抹自己的头发。许木在一旁不断瞅王刚的头，头发一点儿都不乱，

看来他是心里有点发毛。许木几次拉王刚的衣角，王刚脸上的肉疙瘩像乱石一样，快要掉下来。

杜子明一眼瞅见了许木手上的动作，嘴角露出一丝冷冷的微笑。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杜子明走上前，拍了拍机器：“王总，这可是我刚刚从国外进口的东西，一旦资金到位，这东西将来可就是印钞机。”

王刚摸了摸机器，还没怎么用过，一看机器上全是英文字母。王刚心里有点儿找不着北，许木在北京的时候介绍，说这是湖岛县政府以及滨海市将来力推上市的一个项目，可这实际状况与许木说的可差得太远了。

“王总，我知道，像岛泉酒业现在这样，离上市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宋县长请王总你来，就是希望能让岛泉酒业更上一个台阶，我杜子明毕竟没有亲自干过企业，这样的重担对我来说犹如泰山压顶。”杜子明望着那几个瘦骨嶙峋的老工人：“这可是一个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厂呀。”

王刚顺着杜子明的目光看去，心里很不是滋味，眼前这样的工人能把岛泉酒业建成一个现代化的企业吗？还要成为湖岛县的第一大企业？

冷霜月在旁边奇怪地望着杜子明，老师刚刚坐上岛泉酒业董事长位置不到一个月，这一个月天天跑资金，想办法，王刚来了，他的语气反而有点儿酸酸的，怪怪的。

王刚一脸迷惑地看了看旁边的许木，许木见王刚呵呵一笑：“王总，之前我了解了一下岛泉酒业的历史，听说还有一个传奇故事，这可是将来大力开发市场的卖点，只要好好地做市场，岛泉酒业上市的路就不会太遥远。”

王刚从上个世纪80年代转业后，就一直在商场中摸爬滚打，但是生意多在战友们之间展开。从一开始做的双轨制价差生意，到与国有企业合作投资皮革贸易，军人的豪放与意气使王刚的生意一直顺风顺水，到1996年最高峰投资领域达到五个，只要能赚钱就投，看准的生意从来不犹豫，在京城商圈成为小有名气的意气商人。

当年在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上，你死我活的肉搏中，隆隆炮声中，王刚说话声音洪亮，脾气火爆，一贯大大咧咧。进入商场与战友做生意，几乎没有碰过壁，倒是经常听说奸商无商道。自己与许木交往了几年，许木对市场的把握从来没有失过水准，作为京安证券投行老大也不是徒有虚名，既然许木都如此看好岛泉酒业，就应该没什么问题，再说了，一千多万的项目一旦上市，上亿元的钞票就会流进自己的腰包。

王刚拍了拍落满灰尘的机器：“杜总与许总都是经济方面的专家，有了你们的支持，我王刚既然来湖岛县了，就不能让湖岛县的父母官们失望。”

杜子明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王总，你真的要接盘岛泉酒业？”冷霜月冷不丁冒出一句话，杜子明脸上那丝冷冷的微笑立即烟消云散。

“月月，把岛泉酒业的财务资料给王总，让王总对岛泉酒业彻底了解了解。”杜子明没有想到冷霜月这个时候冒出这样一句话，赶紧把话岔开了。

在北方大学的时候，冷霜月是杜子明带的研究生，平时少言语的冷霜月总

有问不完的问题，到岛泉酒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她父亲要求她学习真正的商道。

今天一早，冷霜月一到办公室，杜子明就要自己给王刚准备资料，这个男人昨天晚上可是丑态百出，今天还要来岛泉酒业。冷霜月偷偷地瞄了几眼王刚，这个人真的这么好色？

参观岛泉酒业厂区的时候，冷霜月再次偷偷地观察王刚，这个男人好像有一种隐痛，平时和蔼的杜子明今天说话的腔调让冷霜月疑惑，杜子明到底怎么啦？

下午三点，整个湖岛乌云压顶，一阵阵狂风掀起渤海湾的层层巨浪。

湖岛大世界会议室，王刚抓起桌子上的湿毛巾擦了擦脸，毛巾还没有放下，宋如月一身黑色职业装走过来，上前握住王刚粗大的手，王刚尴尬地朝宋如月笑了笑，发现旁边还有一个陌生的女人。

宋如月马上介绍：“王总，这就是我们滨海市的刘芳市长，我的老领导，把滨海市的经济建设一直放在第一位的建设市长，这可是我省唯一的女市长呀。”

这是一个干练、精明的中年女人，脸上不断地释放着微笑，她上前握住王刚的手：“我们滨海市非常欢迎王总这样有实力的企业家投资。”王刚不断地点头。突然，刘芳盯着宋如月：“昨天晚上是宋县长没有安排妥当，让王总受惊了，我刘芳今天在这里保证，以后不会让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说话间，杜子明带着冷霜月也来了，一阵寒暄后，众人入席就座，杜子明挨着王刚坐下。很快会议室挤进了很多人，王刚怔住了，签协议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人？

王刚再次抓起旁边的湿毛巾在脸上抹了抹，台下突然闪起一阵猛烈的镁光灯，王刚回过神来，其中一个摄像的好像昨天晚上在宾馆出现过，王刚看了那人一眼，对方也不好意思地朝王刚笑了笑。

会议室显得越来越拥挤，杜子明猛吸了一口“滨海春”，一股烟气从嘴角喷出来，宋如月皱了皱眉头，王刚手中攥着毛巾不断地在脖子上抹，时不时向旁边的许木望望。王刚心里有点儿发毛，岛泉酒业已经是揭不开锅了，自己能让它起死回生吗？宋如月干吗这么急签合同？

会议室不断有人在小声嘀咕。

突然，宋如月挥了挥手：“大家静一静，现在双方代表签约。”冷霜月将事先起草好的合同文本递交给岛泉酒业大股东长清实业的法人代表杜子明以及京都投资的法人代表王刚。杜子明大笔一挥，刷刷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王刚握着笔突然胸闷。冷霜月发现王刚的额头上在冒汗珠。外面不是还在下雨吗？王刚这么紧张，难道昨天晚上的事是真的？冷霜月望着对面的刘芳、宋如月还有杜子明，心中一阵不安。

突然，王刚一抹额头上的汗珠，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刷刷地在股权转让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虽然字有点歪歪斜斜，但是浑然有力。杜子明伸出右手：“王总，你是岛泉酒业的及时雨，现在我终于可以放心地休息了。”王刚握

着杜子明的手：“杜总客气了，刘市长宋县长那么看得起我王某，我不能辜负领导的信任，要把岛泉酒业做大做强，还需要杜总鼎力相助。”

“许总，为了北京的项目，我现在可是将身家性命都搭进岛泉酒业了。”王刚拿着还有墨香的合同，“如果我今年不增资扩股，不但政府要追究我的责任，我这一千万的股权转让也就自动失效了。”王刚抖了抖合同纸。

许木似笑非笑地瞟了一眼合同：“王总，这可是你昨天到今天，经过仔细考察后签订的合同，又不是卖身契，不就是几千万嘛，没你说得那么严重。”

“许总，你没有看到，合同的尾巴后面还有一小条呢。”

许木噓了一口烟，一缕青烟飘到王刚脸上，王刚一直不抽烟，习惯性地用右手扇了扇：“许总，我始终觉得这里面有些不对。”

许木脸上依然似笑非笑：“怎么不对？你一到湖岛就把这里的风土人情摸了个通透，湖岛县的所有大人物小人物你都见了，上午连厂区的那条老狗你都巡视过。”

王刚右手在脸上抹，汗水依然在脸上毫无规则地乱流：“就是看得太清楚了，我知道你想说昨晚上的事情，我始终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怎么突然就来了那么多人？”

窗外依然狂风大作，如豆的雨点啪啪地打在玻璃上。王刚不断地抹着汗，许木抖了抖烟灰：“昨天晚上的事情是有点蹊跷，世道难以琢磨得像窗外的狂风暴雨，现在既然已经过去，就不要想了，男人的痛苦跟女人的乳房一样，越大越应该好好收藏，你现在只有履行你合同上的约定。”

王刚听得似懂非懂，许木原本是一个文学青年，上大学的时候喜欢上同校经济管理系的校花赵莹，花一晚上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情书，通过自己的老乡送到校花手上，校花看了开头，就撇着嘴：“什么玩意儿，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酸不啦唧的，改革开放了，落伍了。”许木一咬牙放弃文学，转攻经济管理。后来出国到华尔街镀金，回国后迅速成为京安证券的投行部总经理。赵莹毕业后读完研究生也进入投行业，在一次竞争中，两人不期而遇，许木本来想骂赵莹一顿，想不到赵莹居然开口道歉，两人你来我往，赵莹陷入情网，得到美人芳心的许木却毅然将赵莹抛弃。

王刚早听说许木风流，没有想到在自己迷惑的时候，许木居然用女人乳房来形容自己的痛苦。王刚的嘴角终于挤出一丝笑容：“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男人的痛苦应该像女人的乳房那样，越大越应该收藏起来。”

在协议签订的第五天，王刚就将六百萬元的股份转让款打到长清实业公司的账户上。宋如月蹲在办公室，望着银行的对账单，脸上露出了一丝诡秘的微笑。

想当初，召集湖岛县所有的有钱人商量开会，最终不欢而散，只剩下了自己与杜子明两个人。杜子明往鼻梁上推了推眼镜，望着宋如月挺拔睫毛下那双快速转动的眼珠子，在想，眼前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办法让一个破厂摇身一变成为股份制公司。

宋如月想了大约五分钟，习惯性地搓了搓手：“我们政府可以用国有资产先

注册一个公司，再以这个公司的名义出资作为岛泉酒业的大股东。公司成立后，我们马上进行招商，可以折价出售我们的部分股权。

听了这番话，杜子明心中一阵失望，看来自己想在湖岛施展一下自己的抱负有点悬了，转念一想，如果宋如月不改造酒厂，自己岂不是白来湖岛一趟吗？新进入酒厂的买家也许是自己的机会。杜子明脸上马上浮现出微笑：“只要县长觉得方案成熟，早点改造这个酒厂，将来招商引资也许有更多的机会。”

第二天，湖岛县动用社保资金、政府提留以及学校筹建资金一千五百万，成立了长清实业公司。宋如月通过走账的方式，二百万元政府提留账户中，二百五十万元打到社保资金账户上。几天后，宋如月又说动湖岛县水厂电厂投资。杜子明到湖岛的第十五天，岛泉酒业正式成立。

长清实业以九百万元成为第一大股东，水厂、电厂各以二百万元的资产成为并列的第二大股东，水泥厂出资一百万元，成为第三大股东，电路板厂出资五十万元、原酒厂作为政府资源，以五十万元作为出资，成为并列的第四大股东。

坐上岛泉酒业董事长宝座的第二天，杜子明心中一阵阵发慌，总觉得不对劲，宋如月动用的湖岛县老百姓的养命钱如何成功退出岛泉酒业？目前一千五百万的岛泉酒业要猴年马月才能上市？这么大一个包袱，一旦玩砸了，我杜子明不但干不成自己的一番事业，最后还成了湖岛县的罪人？

关在办公室，杜子明开始写计划，不改变岛泉酒业的生产工艺、成品包装、市场销售渠道以及整体形象设计，岛泉酒业很难迅速崛起，一千多万的养命钱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消磨。

倾其剩余的所有注册资金，杜子明动用了五百万，在上海租赁了一套先进的白酒生产设备，动用了五百万购买原料以及包装设计。但是原料仅够半个月生产，杜子明大胆地与原料供应商签订了赊销合同。杜子明还主动找到《沿海日报》和省电视台，要求签订广告宣传合同，硬广告一次必须搭配一次软新闻，杜子明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沿海日报》与电视台竟然同意广告三个月后支付宣传费。

一个星期后，岛泉酒业的原料开始出现紧张。

岛泉酒业成立第三十天的时候，杜子明推荐了京安证券牛人许木，许木在三天之内将哥们儿王刚带到了湖岛。一接到王刚，宋如月就旁敲侧击地问许木，得知这是一个很豪放、在北京有数亿元身价的主，宋如月当时就给市长刘芳打电话，刘芳在电话中再三叮嘱，为了湖岛县的经济建设，无论如何要让王刚留在湖岛。

宋如月轻轻弹了一下转账单，岛泉酒业起死回生指日可待。

第十天，刚刚完成工商变更手续的王刚，让秘书冷霜月给公司其他股东传真了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组建新一届董事会领导班子。王刚亲自担任岛泉酒业董事长，坐上董事长宝座不到一个月的杜子明黯然退下。

王刚宣布完新任董事名单后，杜子明脑子里一阵轰鸣，一个月就被王刚这

个新来的老板给踢出董事会了？杜子明突然很失落。

恢复高考后，一直在农村吃苦受累的杜子明天天抱着书本复习，发誓一定要走出贫困的农村。苍天不负有心人，杜子明如愿考上了初建的北方大学。

1985年，杜子明大学毕业后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在广州的大街小巷，杜子明拎着装有两件衣服的书包，不停地穿梭，渴了就在街边喝别人家的自来水，累了就在公园门口的椅子上坐着打盹儿。半个多月后，杜子明终于找到一家民营企业跑销售业务的活儿，老板是广州佛山的一个农民，没有什么文化，在两年前靠着胆子大，从香港走私一些二手服装，通过处理再倒卖到内地，偷偷摸摸地发了一笔小财。发财后农民老板洗脚上岸，开起公司。杜子明进入公司两个月就萌生去意，老板处处像防贼一样，杜子明郁闷才华无法施展。

两个多月后，杜子明听说北方大学准备扩充专业，壮大师资力量。杜子明又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并顺利地考上了北方大学首批研究生，在读研究生期间，杜子明开始兼任北方大学专科生的投资管理学的教学工作。研究生毕业后，杜子明顺利留校任教。

1989年，杜子明留任的第一年，桃花运转，吉林一暴发户的千金主动托人上门做媒，杜子明一打听，暴发户千金漂亮、聪明有头脑，帮助其父亲经营着公司，在吉林有商场侠女美誉。不到半年，杜子明抱得美人归，在继续教书的同时，与暴发户千金一同打理公司，公司一天天壮大，日子也过得有声有色。

三年后，女儿出世，杜子明给女儿起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杜水寒。妻子天天在商场中打拼，杜子明不但要教书、照顾小水寒，还要为公司出谋划策。三年了，妻子的公司依然还是老丈人完全掌控所有权，杜子明几次在被窝里问老婆：“我们给老爸打工，什么时候能开办自己的公司？”一开始妻子以为杜子明是说说而已，还很欣慰，一介书生还有自己创办公司的雄心与冲动，将来前途无量。

小水寒一岁的时候，暴发户老丈人将公司的经营大权交给了杜子明，杜子明上任第一桩生意是与港商进行的。两千万的合同，杜子明按照约定先将百分之五十的货款打到港商指定的账户中，两个月过去了，已经远远超过合同规定的时间，还没有见港商将货发到吉林。

“为什么货物还没有到？”老丈人满腹疑问地盘问杜子明。

杜子明也正着急：“爸爸，我现在无法联系那港商，哪想到我第一次做生意就出差错。”杜子明悬着的心提到嗓子眼儿，商场中真的那么黑，一点儿江湖道义都不讲？

“不可能，杜子明一直帮助我与客户洽谈，偏偏自己一接手就弄跑了一千万，这里面很有名堂。”老丈人单独将女儿叫到跟前。

“他会不会与港商联合起来算计我们？你以前见过那港商吗？”老丈人担心杜子明通过进货，再闹出烂账的把戏，将自己腰包里的钱洗出去。

老丈人一怒将经营大权收回，正在失意的时候，小水寒突然重病，妻子天天奔走于公司、医院、家，杜子明情绪低落，开始学会了抽烟、喝闷酒。妻子开始与杜子明吵架。一怒之下，妻子提出离婚。

走在北雪飘飞的长春街头，杜子明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四年了，老丈人没有给自己一股的股份，也没有严格地按照公司的工资发放标准给自己工资，四年来他一直把公司当着自己的事业来出谋划策经营，一次失败就将自己打入冷宫，这时候居然老婆要跟自己离婚，难道是老丈人看到亏了一千万后，就要将自己的家庭拆散？曾经温柔体贴的妻子，聪明能干的商场女侠，偏偏在自己失败后跟自己离婚，是自己的意思还是老丈人的唆使？在金钱与爱情、生意与亲情面前，爱情与亲情真的如此脆弱？

妻离子散，杜子明又回到学校。当时，杜子明最大的梦想就是创办一家企业。就在这个时候，宋如月三上北方大学请杜子明下海。

“这是一个男人的机遇，现在暂时借助宋如月的国企平台，时机成熟，可以对国企进行 MBO，那样就成为自己的公司。”带着 MBO 的梦想，杜子明坐上了飞往滨海市的飞机。

一个月，短短的三十天，自己的梦想无情地破灭了。杜子明靠在椅子上，一支一支猛吸着烟。许木一见董事会成员名单，心中一惊，发现坐在王刚对面的杜子明脸色铁青，眼镜框已经滑到鼻子尖上，不断地吸烟，面前开始出现散不去的烟雾。许木拉了拉王刚的衣服，俯在王刚的耳朵边：“杜总是岛泉酒业的第一任董事长，又是股改名师，你要抓住人才。”

王刚一抬头，发现杜子明旁若无人地吧嗒吧嗒地抽烟，明显气氛不对劲儿，许木说得对，杜子明在湖岛与宋如月关系非同一般，宋如月是刘芳市长的红人，得罪了杜子明，自己在湖岛发展就更难。王刚抓起身边的话筒：“第一届董事会产生了，但是我王某人对酒业还属门外汉，杜总经历了岛泉酒业的筹建与第一个短暂的发展阶段，对岛泉酒业功不可没，岛泉酒业的未来，不但需要我们董事会齐心协力，更需要像杜总这样有经验的宝贵人才。”

杜子明推了推眼镜，望着口若悬河的王刚，他说了这么多废话，到底要说什么？杜子明狠狠地将烟头摁在烟灰缸里。

“我现在以董事长的名义，正式提名杜子明先生担任岛泉酒业的总经理。”王刚的话音还没有落，许木就开始在一旁啪啪地鼓掌，其他的董事也跟着鼓掌表示支持。听王刚的提名，杜子明突然想到这是一个机会，只有掌握了岛泉酒业的经营，将来才有实现计划的主动权。杜子明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来湖岛县一个月了，经历了筹建的起起伏伏，终于引来了王总，岛泉酒业引来了新生，今天承蒙王总厚爱，我杜子明一定尽最大的努力经营岛泉酒业。”

半夜无法入眠，望着天花板，杜子明心里一阵凉飕飕的，自己曾经也是北方大学有点名气的教授，没有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董事长的岁月。杜子明不断在床上翻身，自己从董事长到总经理，现在连董事的身份都没有了，这才是自己在课堂讲的，这是真正的商业，一朝天子一朝臣。

杜子明长叹一声，窗外的风吼叫着，自己现在就是一个打工者，一旦哪一天王刚把自己炒了，自己的理想抱负就全落空了？

冷霜月趴在阳台上，望着漆黑的夜空，一片茫然。也好久没有看到自己的父亲了，父亲最近听说身体不好，很多事情从来不让母亲过问，一个人天天在外忙碌。冷霜月突然害怕起来，父亲在外面万一遭遇王刚这样的丑事怎么办？冷霜月的脑子不断地转，这里面总有点蹊跷，冷霜月突然想起了杜子明曾经给自己上的最后那堂课。

杜子明穿着有点显大的西服，黑框近视眼镜后两只不断闪动的眼睛朝教室扫了扫，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3·27 国债风波的投资心理学——资本赌博的脆弱利益联盟”几个大字，杜子明转身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望着台下安静的学生：“当初管金生联盟辽国发作空3·27 国债，管金生的盟友在关键时刻背信弃义，辽国发反手作多，站到中经开一方，管金生赌到两眼发红。商场中我们应该有商场中的江湖规矩，在利益面前，辽国发将江湖道义换作赌博的倒戈筹码，这也是投资要权衡的利益筹码，生意面前没有真正的江湖道义。”杜子明停顿了一下，“辽国发的江湖道义筹码换来的倒戈，从投资的道义上讲，无论你怎么处心积虑，背信弃义的成本就是破产。从另外一个层面讲，投资场上，情义是脆弱的，利益是永恒的，成本是毁灭性的。”

教室里开始出现骚动，有人拍打着课桌，低声嚷嚷，辽国发是一个毫无江湖道义的势利之徒，杜子明面带微笑：“你们如果是辽国发的董事长，你们会怎么样呢？想好了可以举手。”杜子明话一落音，台下哗啦啦地举起了手，杜子明左右瞅了瞅，第三排的一个女生趴在桌子上，眼睛圆鼓鼓的，若有所思，右手在不断地玩转钢笔，杜子明走到第三排：“冷霜月，你认为辽国发当时该怎么做呢？”

冷霜月脸刷地一下通红，冷霜月环顾了一下四周，全班的同学将目光齐刷刷地盯着自己，冷霜月的脑子里突然一片凌乱。自己的父亲也是生意人，可是父亲一直将自己寄放在学校，每年的寒暑假一回到家，母亲都带着自己到外面游玩，根本就不让自己了解父亲的生意，每次父亲都在电话中告诉自己，好好学习真正的商业之道，将来要靠自己的大脑与双手干一番自己的事业。冷霜月听到的是杜子明一直讲解的是商战中的勾心斗角，什么是商道？辽国发不是商道，冷霜月咬了咬嘴唇，结结巴巴地说：“辽国发的行为已经超越了商业，是投机吧？”

杜子明淡淡地笑了笑，示意冷霜月坐下，教室里又是一阵乱哄哄的，杜子明将黑板擦在讲桌上敲了敲：“冷霜月同学说的投机，辽国发的行为的确已经不再是商业竞争，而是一种眼光，甚至是权利的投机，这其实也是商业的权利投机眼光。”

冷霜月第一次听说商业权利投机，杜子明的专业术语太多，让人有点头晕。冷霜月的眼睛滴溜溜地转动着，真正的商场到底是个什么样，难道真如杜子明口中所说的那样惨烈吗？

冷霜月想起王刚刚到湖岛的一幕幕，他下车的样子让人觉得好笑：有些发胖的王刚，怀里夹着一个硕大锃亮的皮包，大背头油光锃亮，大老板一般都这造型。冷霜月还发现，宋如月迅速将视线从王刚身上移开，一脸的疙瘩，宋如